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

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安良街逢二必有集会，即每月的农历初二，十二，二十二有集会。卖衣服的、蔬菜的、玩具杂耍的、露天小吃的、炊具百货等摊市会在安良老街寻一处地方，自早开始售卖。小镇人民也都知晓每月的这三个日子，会出来购置一些所需物品，也可能单纯出来走走，寻个热闹。腊月以来，因为疫情和天气影响，初二和十二的集会都搁置未办，今天是腊月二十二，逢会且天阴无雪，封禁许久的人们都涌出来了。前几日还寂寥冷清的街上，终于熙熙攘攘了起来。今年进入腊月二十二，才终于有了点过年本该有的气氛。

腊月二十二到腊月二十九这一周，家里生意特别好。爸妈会特地多进购一些蔬菜瓜果，在街边摆着卖，我也一直会在分摊帮衬。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依稀记得腊八当天写文章的感觉。有个唱过年的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这句词我觉得特别别扭，首先它不讲究押韵，还有第二句纯属病句，过了腊八怎么就是年了？腊月初八和小年腊月二十三隔了半个月呢？怎么就腊八粥喝几天就到二十三了呢？明明是喝十几天。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我觉得童谣说的挺对的，是我太偏激较真了。

街上叫卖蔬菜瓜果的大多用喇叭吆喝十块钱几斤，例如蒜苗十块钱五斤，苹果十块钱六斤。我问我妈为什么他们直接不吆喝两块钱一斤呢，非得换算成十块钱能买几斤。我妈说，十块钱五斤就等于两块钱一斤，但在上了岁数的人看来，五斤听着明显多一些，他们也习惯性以多少多少斤来衡量货物的价格便宜与否。后来这样的说法在我奶奶这里也得到了证实，我买了米回来，她问多少钱一斤，我说两块吧。她说太贵了，然后她开始回忆起在生产队时十斤小麦能换多少大米。我听着那些上世纪的事情，若有所思，不置可否。

搁着绿化带那家馅馆店门口又在杀羊了，但我已不再想去看，天气的寒冷抑制住了羊膻味和血腥味的蔓延，只是羊的几声哞叫在脑海里一直回响，挥之不去。

人民群众是容易欺骗的，但人民群众的便宜是不好占的。老一辈人买菜和年货，会向小贩死磕五毛一块的，四舍五入的常规计量方法在小镇上是不适用的。只能四舍，九入都不行。若是一捆蔬菜二十一，我就说我没有零钱，只愿给你二十。小贩们往往也不计较这些，总是大方地舍去，买家也有了占了便宜的欣喜。倘若一捆蔬菜刚好二十整，买家往往不太高兴，但碍于气运，总不能再往上添一些，甚至有的会多拿一个塑料袋，以填补没有占便宜的失落。

我旁边是一辆三轮车，一对有七十多岁的老头和老太太在售卖装水饺的木拍子和清扫案板的小扫帚，木拍子分大小，十块钱到二十块钱不等，小扫帚三块一个。她们一上午的时间卖出去了五个扫帚，两个拍子，收入几十块。其中扫帚大多都是以五块钱两个售出的，因为少卖了五毛钱，老太太絮絮叨叨，一直骂老头不该降价出售。我凑边问，我说进价多少啊，五块钱两个赔钱了吗？老头笑嘻嘻地说，没有，这都是俺自己做的，多少钱都是卖。

因为人多，有个沿街乞讨的老头，大概六七十岁，披了一个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军大衣，大衣破破烂烂，墨绿色穿成了重黑色。他佝偻着背，沿着街从南走到北，再折返回来。沿途向一个个卖东西的小摊小贩伸出手中的碗，示意乞讨。人多车多，私家车在路上行驶缓慢，老头也会把碗伸到人车窗边，开车的人往往会投给他几枚硬币。骑电车和走路的人老头是不乞讨的，他知道这些人大概都不会多给钱。

一个三十多岁的上班族模样的男人，来到我旁边购买老太太售卖的小扫帚，他想五块钱买两个小扫帚，老太太不愿意，因为这样就少挣了一块钱。但男人口舌如簧，好说歹说终于使得老太太松了口，他掏出十块钱，挑了两个穗大一些的小扫帚，老太太找了他五块。他刚扭头转身，乞讨的军大衣老头向他走了过来。乞讨老头使劲抬起弯着的背，把手里装钱的碗抬到男人胸前。男人想躲，想从左边绕路走开。但老头预判了他躲开的方向，提前把碗伸向左边，这样一回合的交锋，那只装钱的碗刚好被手半端半举着伸到男人胸口前。

男人露出厌恶的表情，随手将刚才找零的五块钱扔进碗中，快步离去。老头五秒钟得了五块钱，有些高兴，他慌忙伸出另一只手把五块钱抓起塞进内兜里，又举着手去敲因为堵车而行驶缓慢的车玻璃了。

卖小扫帚的老太太看到了这一幕。我是从侧面观察到她的眼神的。那种眼神满是不甘与难过，甚至有些颤抖，我知道我不能用颤抖这样一个动词来形容眼神，但我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形容那种眼神了。她深深地看了那个敲车窗的乞丐一眼，又扭头看了看自己余下的卖品，什么都没有说。她为了生计，趁着过年编一些厨房小物

件来售卖，可能一天也挣不了几块钱，别人为了剩下五毛一块跟她争论半天，却随手给了乞丐五块。年纪能够当她儿子的乞丐伸伸手就能比她挣得多。她的那个眼神是今天我最印象深刻的了，满是不公，委屈，无奈，和落寞。

我有些难受，但也始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在街上忙活了一天，生意一般，心中复杂，暗叹一声，该收摊回家了。下午六点路灯就亮起了，街上人流车流少了许多，在暖黄色路灯的映衬下，小镇居民突然显得可爱了起来。不管是朴实的、憨厚的、奸诈的、斤斤计较的、心怀怜悯的、无所事事的、不劳而获的、为生计劳作奔波的，都因为夜幕的降临和灯光的笼罩，变得可爱了起来。

[点击左下方蓝色文字“阅读原文”可留言](#)

[阅读原文](#)